

显影 | 从东莞流水线到新疆阿合奇

那次以后，只要稍微能抽出时间，我就往昕晋手袋厂跑，不放过任何工序，车缝、油边、折边、组装、整理、品检、打孔、包装，从一楼到三楼，连设在天台的车间我都进去过。青吐尔、吐尔逊古丽、谢尔巴依、阿依夏、阿什卡尔、托兰罕、对先拉力、坎吉别克……每位工人我都拍过多次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去车间，人高马大的青吐尔总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：“来嘛，拍一个我。”

有时托合力忙不过来，就让其他带队干部带我去车间。我跟着下班后的柯尔克孜青年进入食堂、宿舍拍摄。一次，另一个带队干部问我要不要去侨达电子厂，说那里也有很多柯尔克孜青年，我自然乐意之至。

第一次进侨达电子厂，刚拍了两条流水线，就被一个人拦住了，他说他是厂长，我进入车间拍摄没有得到允许，他要报警。带我进车间的柯尔克孜族干部普通话讲得不好，拍拍自己的胸脯说：我们的朋友嘛。厂长与他争吵起来：“没有得到允许，不能带外面的人进厂。”

好在我的摄影包里随时装着刊登有我作品的报纸，我拿出一张给厂长看，说我是《长安集团快讯》的通讯员，拍照以后能发表，厂长终于默许了。

2011年10月13日，第三届广东省务工青年集体婚礼在长安镇举行，9对柯尔克孜族新人喜结良缘。为准备婚礼，前一天宰了一头牛、杀了9只羊。10月13号，工厂放假一天。阿訇为新人举行证婚仪式，新人们互相表白后，同吃碗中馕，共饮盐水，新郎的家人为新娘戴上金项链、耳环和戒指。400多名柯尔克孜青年按家乡习俗为新人举行新婚庆典：诵唱玛纳斯，送喜饼、分果点，吃手抓饭。当晚又在乌沙嘉年华悦城酒店举行西式婚礼，开香槟、切蛋糕、喝交杯酒，一样不少。



2010年12月24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电子厂的生产车间。工厂生产各类电子连接线，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工厂，打工者在流水线上按照细分的工序进行生产。产品全部出口。

在阿合奇当地，受传统习俗影响，一对新人的婚礼通常要花3至5万元；而换作在东莞举行集体婚礼，每对新人花销不到5000元，县政府负担新人家长往返的全部费用，还安排家长到珠海旅游。



2011年10月13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集体婚礼举办前，新人的家属从阿合奇县来到东莞。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东莞。



2012年5月24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青吐尔与托尔肯布比参加集体婚礼。



2011年10月13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哈孜别克·沙帕尼和古丽布比·沙坎参加集体婚礼。



2012年5月25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恰尔先·吾布拉克音和妻子参加集体婚礼。返乡后，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后来妻子生病过世。



2011年10月13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托乎托别克与阿依齐力·番参加集体婚礼。托乎托别克在东莞工厂做厨师，阿依齐力·番在侨达电子厂打工。



2011年10月15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古丽布比的父母参加完集体婚礼后，要出发返回阿合奇了，古丽布比伤心地哭起来，父母一起劝她。

但务工生活也并非全然美好，不同于帕米尔高原上的游牧，在东莞工序细分的车间，他们必须准点打卡，在固定的工作岗位上重复相同的动作。新鲜的兴奋期过后，他们开始怀念家乡想念亲人，工业区的电话亭成为他们最常去的地方。



2012年6月18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晚上下班后，柯尔克孜青年们打长途电话给远在5000公里外的阿合奇家人，聊在东莞的打工生活和对家人的思念。

按照劳务输出协议，青年们需要在长安镇工作不少于18个月。2013年，昕晋手袋厂的老板跑路了，两年后侨达电子厂也歇业了，柯尔克孜青年们先后返回阿合奇，我也慢慢与他们失去联系。

十余年后的2025年10月25日，国航CA2513落地阿克苏。顺风车载着我一路向西，白杨树叶已黄，柏油路的尽头是乌什县的检查站，到达阿合奇县城时，天还没黑。新疆在东六区，晚上7:50，太阳才落山。

我是来找人的，找那些我在东莞工厂流水线上拍摄过多次的柯尔克孜青年。在阿合奇找人，一开始并不顺利。当年跟踪拍摄的新郎谢尔巴依，微信加了3次不通过，打电话也没人接，短信石沉大海。

转机出现在酒店6楼的走廊。一个打扫卫生的服务员问我找什么人，我说找当年去东莞打过工的人。她告诉我，她也在东莞打过工。我把带来的1000多张照片摊到床上，她看了一阵，报出了一串名字，有开汉堡店的、开蔬菜水果店的、在公安局做的。她自己叫苏依罕娜依，2011年到2013年在侨达电子厂打工。之后辗转多地，2024年为了上学的儿子回到阿合奇，在酒店做客房服务员，每月收入3000多元，老公还在晋江。她成了我的第一个拍摄对象。



2025年10月29日，新疆阿合奇县，苏依罕娜依，她2011年至2013年在侨达电子厂打工，之后辗转多地，2024年为了上学的儿子回到阿合奇。

顺着她给的线索，我在人民广场边找到乐派汉堡店。店员吐尔逊古丽看了一张车间照片说：你从哪儿弄的照片，这是我老公。2011年的集体婚礼，她对先拉力是其中一对新人。

吐尔逊古丽1990年出生，2009年去东莞时是劳务输出人员里年纪最小的。2013年回乡后，她到库尔勒学做汉堡，到阿克苏学做蛋糕，再到乌鲁木齐的汉堡店学经营。2018年，她借款26万盘下了这间汉堡店，一年多就赚回了转让费。生意最好时，店里雇4个人，忙得团团转。她的大女儿迪娜孜已经上初一，考试全班第二名，还当着数学课代表。随后，汉堡店里两位来吃饭的顾客，认出了照片中当年带队去东莞的托合达力，接着顺手帮我翻电话簿。半个县城的人脉，就这样在一张张照片里接上了。



2011年10月2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哈孜别克与古丽布比在女工宿舍拍照。



2025年10月31日，新疆阿合奇县，哈孜别克与古丽布比在客厅拍照。他们在县城买了房，还生了两个儿子。

青吐尔在阿合奇的综合商店只有一间门面，年租金2.6万，货架摆了三面墙。2009年到2012年，他在昕晋手袋厂学会了平车、中车、高车——高车难度大，工资高，柯尔克孜打工者里会操作的人不多。回乡后，他和妻子托尔肯布比放弃了政府安置的岗位，用打工攒的钱在乡里开了餐馆，后来关了餐馆在乡里开百货店，最后到县城开分店，雇了3个人。日子逐渐宽裕起来，青吐尔家在县城买了3套房、一处商铺，买了货车和小车。



2012年3月9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青吐尔在车间工作。



2025年10月26日，新疆阿合奇县，青吐尔和妻子托尔肯布比、爸爸、妈妈、女儿在他开的情土尔综合商店拍照。

我把照片铺在他店里的冰柜上，青吐尔停了营业，先看照片；买完东西的顾客也不走了，都围着看，用柯尔克孜语讲个不停。青吐尔的爸爸当年也去了东莞，参加过儿子儿媳的集体婚礼。

在庫兰萨日克乡，托尔肯布比把我交给放羊的哈力别努尔，他1989年出生，2011年到2013年在侨达电子厂打工。回来后他学了摩托车维修，在乡里开了6年修理店，2022年关掉，回家放羊。如今他有50只羊，4匹马，5头牛。

傍晚哈力别努尔去赶羊，长棍一举，吆喝一声，头羊带着队伍上路。想偷吃路边草的羊落了单，他妻子按一声喇叭，羊就追着追上去。这个画面，是我此行最想拍的——阿合奇的牧民去东莞之前，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生活。



2011年11月25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哈力别努尔（左一）和工友们在宿舍。他们在侨达电子厂打工。

16年过去，这批工友的际遇各不相同。



2025年10月27日，新疆阿合奇县，哈力别努尔在自家的地里放羊。

沙依拉去东莞时，是被选进侨达电子厂试工的6个人之一。刚到时每天焊60条电子线，一年后能焊200条，还当上班长，集体婚礼时担任主持人。回乡后她成为托河君兰酒店的餐饮部经理，那是当时阿合奇工资最高的工作。

赛马拉当过保安队长、辅警，去福建361公司的流水线上做过鞋底，如今是护边员，每月工资2000元，同时放羊。

阿曼古丽从手袋厂回乡后，当了4年小学保安，2017年也开始做护边员。

坎吉别克从手袋厂回来，在公安局、武装部干过，后来当驾校教练，县城很多司机是他的学员。只读到小学5年级的他说，没去东莞以前，不知道世界有那么大，幸好年轻的时候走出去了——打工4年攒下的钱，够他在县城买下房子。

阿依古丽·塔瓦力地的老公买买提，返乡后当协警，后来不幸因事故离世。那天晚上她从一堆照片里，拿起的是自己结婚时的合影。她当时正在县医院住院，脊椎出了问题，县公安局安排她做清洁工，足以维生。



2012年12月21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阿依古丽·塔瓦力地在侨达电子厂工作。电子厂生产各类连接线，她是焊锡工。

谢尔巴依和古丽米热离婚了，各自再婚。谢尔巴依始终没有见我。

在苏木塔什乡，我赶上托乎托别克内侄的婚礼。男方家杀马、杀羊、做抓饭，第二天又轮到女方家。托乎托别克当

年也是集体婚礼的新郎，回乡后给电视台食堂当了10年厨师，2022年自己开了家带舞厅的饭店，当时刚歇业。家里养着40只羊、10头牛、3匹马，盖了新房。



2025年10月27日，新疆阿合奇县，阿依古丽·塔瓦力地来参加我组织的阿合奇工友聚会。她返乡后在公安局做后勤工作。



2025年10月30日，新疆阿合奇县，托乎托别克与阿依乔力番在阿依乔力番的老家拍照。他们家里养了40只羊、10头牛、3匹马，买了小车，也盖了新房。

当我找到另一位当年的新郎恰尔先时，他一定要宰羊招待我。切羊肉时，恰尔先把老婆搂过来亲了一下——他2011年东莞集体婚礼上的妻子已病逝，身边这个是第二任。



2025年10月30日，新疆阿合奇县，恰尔先·吾布拉克与现任妻子及家人在客厅留影。为了招待作者，他杀了一只羊。



2011年11月25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英吉古丽（右）和工友在宿舍。后来，她成为阿吉别克的妻子。



2025年10月30日，新疆阿合奇县，英吉古丽、女儿及丈夫阿吉别克在朋友恰尔先家合影。



2012年11月20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阿什卡尔在听晋手袋厂工作。

2025年10月29日晚上，猎人农家乐，近30个工友聚在一起。这是他们从东莞回来后，13年里的第一次聚会。他们

为我的到来建了一个微信群，一百二十多人。我发进群里的照片，让很多工友找回了当年的记忆。朱马吐尔地·切克尔代表大家讲话：离开十几年了，还有东莞人惦记着他们，他们很感动，这些照片也很珍贵。他们送了我一个小礼物，库姆孜造型的木雕。



2025年10月30日，新疆阿合奇县，阿什卡尔返回阿合奇后，一直在家放羊。作者穿着无尘衣，和他在所住的小区拍照。

新疆大盘鸡上桌，手风琴响起来，人们离席，到中间围成圆圈跳舞，跳两三曲，回座位接着吃。这些40岁左右的人，20多岁时在东莞的食堂、宿舍跳舞，把干活的劳累留在流水线上。跳舞、唱玛纳斯，是刻在柯尔克孜人骨子里的记忆。他们跳着跳着，把我推到圆圈中间。

我穿着蓝色的电子厂无尘衣。从到阿合奇的第一天起，我就穿着它在羊群里，在玉米棒子旁，在白杨树下，在毡房前拍摄。在工友眼中，这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衣服——他们人生的“第一桶金”，就是穿着这件衣服挣的。

这些工友从游牧走向流水线，再从流水线回到牧场。16年，曾经绿皮火车的5天4夜，变成了飞机的6个小时。他们从海拔20米的制造业中心，回到海拔2000米的边境县城，买楼、开店、放羊、护边、开挖掘机、当驾校教练。打工时学会的每一门手艺，都变成了回乡的路。



2025年11月1日，新疆阿合奇县，阿布拉山站在自己车旁，手举以前的工厂照片拍照。他1988出生，初中毕业。2011年去东莞在侨达电子厂工作，2013年回阿合奇之后，在托河小学干了9年后勤，目前开出租车。

2025年11月2日清晨，天没亮，我结完账离开阿合奇。出租车3块钱能跑完全城，司机随时停车上人，开出了公交车的感觉。车窗外，天慢慢亮了。远处的山，是枯黄的。

这趟阿合奇之旅，留下了1400多段视频，8500多张照片，续上了一段中断了十几年的奇缘。

图片编辑 | 翁倩

